

蘇聯文藝叢譯

X



杜勃羅留波夫研究

楊白樺譯

約夫楚克著

羅勃拉文譯集

五



羅勃拉文譯集

羅勃拉文譯集

蘇聯文藝叢譯



蘇聯文藝叢譯 X

杜勃羅留波夫研究

〔原名杜勃羅留波夫底哲學和社會政治觀〕

約夫楚克 著 楊白樺 譯



正風出版社印行

蘇聯文藝叢譯

杜勃羅波夫研究

著者 約夫 楚克

譯者 楊白樺

出版者 陳汝言

發行所 正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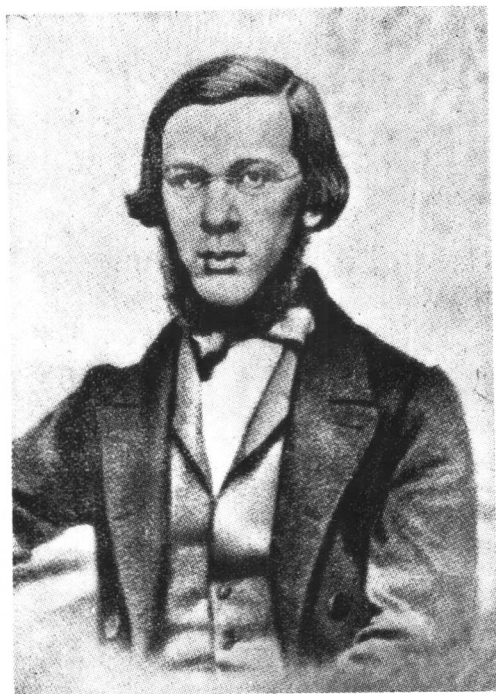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南京大行宮東海路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出版期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版

版權★禁翻印



Herbert Spencer

杜勃羅留波夫研究

尼古拉·亞立山大羅維支·杜勃羅留波夫底生平 and 著作在俄羅斯文化史和俄羅斯哲學史上，構成了最生動，最堪注意的篇頁之一。

杜勃羅留波夫社會政治的和文學的活力是值得贏取馬克思主義經典底高度評價

恩格斯在他爲人熟知的給E·帕普里茲(E. Papst)的信里，稱讚俄羅斯人民思想底各種不同趨勢時，寫道：

『雖然有些學派大半著名，與其說由於他們科學的研究，毋寧說由於他們革命的熱情，雖然過去有過，現在也有着，某些在不同方向里的摸索，而另一方面却也有着

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從那些隊伍裏湧出來的，值得稱爲人民的批判思想和純學術的專心研究。我不僅是說活躍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們，而且是說在俄羅斯文學里的歷史的，批判的流派，它比德法產生的整個官方的歷史科學要更高地永恆峙立。①

列寧，在講到杜勃羅留波夫的時候，着重地說，一切有教育的，有思想的俄羅斯人們對「這一位熱情地憎恨專制，熱情地企盼人民站起來反對「那家屋裏的土耳其人，」亦即反對那獨裁政府」②的作者的記憶是親切的。

蘇聯人民對杜勃羅留波夫，這位反抗專制和農奴制度的猛烈的鬥士，爲把俄羅斯人民從社會和民族的壓迫下解放而戰的真正愛國者，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和民主主義者，俄羅斯唯物哲學大師，卓越的文藝批評家和政論家的記憶，是含着深遠的崇敬

①見馬恩全集，俄文版，卷二十七，三八九頁。

②見列寧全集，卷四，七十三頁。

的。

杜勃羅留波夫——這位傑出的，多才多藝的思想家，有着關於哲學、社會學、美學、文藝批評、倫理學、語言學的許多傑作的作者——在過去，在現在依然是俄羅斯人民，蘇聯人民底驕傲。

尼古拉·亞立山大羅維支·杜勃羅留波夫一八三六年生於尼日尼·諾夫高羅德^②，一個牧師家庭裏。一八四八年在一所教會中學畢業，一八五三年在一所神學院畢業。早年他已對歷史、文學、哲學和自然科學流露出異常的興趣。神學院不能滿足他求知的心和他底多方面的興味，於是他轉向書本雜誌。

在神學院的時候，杜勃羅留波夫特別注意當時在俄羅斯發行的，祖國記事報（*Oteches tvenniye Zapiski*）和同時代人（*Sovremennik*）兩個雜誌。在那些雜誌裏，他第一次熟識了赫爾岑和伯林斯基哲學和政治底觀點，它們在他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③即現在的高爾基城。

滅的痕迹，對他世界觀底形成，演了極重要的一角。一八五〇年他讀了赫爾岑底論自然研究的書簡，他爲之狂喜。後一些時他研究了伯林斯基底著作，特別是他關於普希金的一些文章，和俄羅斯文學的一些評論。杜勃羅留波夫底日記表明他在神學院最初幾年裏，泛斯拉夫派的莫斯科農民（*Moskvityanin*）雜誌給他留下相當的印象，直到他讀完神學院的時候，伯林斯基論文底影響纔從他底心上抹去了一切泛斯拉夫派幻覺底留痕。

在那時候，杜勃羅留波夫已經開始憎恨獨裁和農奴底制度，憎恨政治底專橫和暴虐。

他在哲學範疇裏的早期的一些論文——他在神學院時所寫的一些哲學「詮釋」，特別是他底那篇關於肉體復活的雜感，顯然是在一八五二年寫的——顯示了在他早年已經傾向唯物論，在人對外界認識底經驗方面，已經分享了培根和赫爾岑底觀點。甯願接受唯物論哲學，唯物的自然科學，而放棄宗教的世界觀。

一八五三年杜勃羅留波夫赴聖彼得堡，進了那兒的中央師範學院，研究歷史和語言學。在這學院裏，他生活在官方「科學」和煩瑣神學底觀念底窒息氣氛中；但他不願在這學院裏佔優勢的趨向，在他留在那兒的時候，他變成了一位堅強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唯物論者。

在這些年裏，除掉研究伯林斯基和赫爾岑底著作，他還對法國啓蒙運動者和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底學說，對黑格爾底和青年黑格爾派，巴艾爾和司特勞斯底著作，對費爾巴哈底唯物哲學作了批判的研究。他對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的研究終於令他深信唯物論者和伯林斯基、赫爾岑底民主的確信是絕對無誤。在一八五六年八月三日他給拉弗斯基的信裏，他用一種迂迴的方法，列舉了幫他形成他自己的世界觀的思想家名字。「……我用這希望安慰了自己，」他寫道，「而你篤信你底信仰，你底頭已長久

① Bruno Bauer (1809—82)，德意志黑格爾派的神學批評家。David Friedrich

Strauss (1808—74) 德意志哲學家，黑格爾學派左翼的代表者。

地緊靠着那些有毒的確信，既非司特勞斯，也不是巴艾爾，更不是費爾巴哈他自己，別提赫爾岑或是伯林斯基，能讓你脫離你底道路。」

在師範學院裏，環繞着杜勃羅留波夫底周圍，形成了一個學生們研究哲學和政治的小集團，在一八五五——五六年，這小集團發行了一種名叫批評（Stukhi）的不合法的手寫刊物。在這小集團裏杜勃羅留波夫擔任了領導的一角。在集會的時候，他批判了那時候在俄羅斯佔優勢的封建情況，以及在克里米亞戰爭裏變得最顯然的沙皇政體底腐敗。他在一篇論一八一七——二五年間俄羅斯存在的秘密會社的論文中，帶着同情提到了「謫傳的祖國之子」底較革命的一系，意即是以派斯台爾爲首的十二月黨人，也批評了不敢把士兵和老百姓拉進反叛運動裏去的中庸的十二月黨人。

他在中央師範學院時，他所寫的早期文章（像俄羅斯歷史小說，普希金作品之傳記和版本底註釋，故事和小說教授法評論等）裏，杜勃羅留波夫已經顯示他據有着

① Pavel Ivanov Pestel (1793-1826) 俄革命家，十二月黨領導者。

作爲一個政論家的不平常的天才，據有着一颗確信民主的，有判斷力的心靈。在這時候他也寫了一些具有政治特質的詩，它們是祕密地傳播的。在一八五五年他寫的在奧里寧格旁的思想那首詩裏，他呼籲俄羅斯優良的人民加入反抗沙皇制度的戰鬥：

……隨即露西亞站起了，爲了光榮的行爲——

爲了偉大神聖的鬥爭！……

從那名聲狼藉的武士羣裏，

他們底符號就是鞭撻，

奪取你們神聖的權利……

她會去的！……由於聖潔的激動的良知，

她會站起來的！

全世界將凝望那些被束縛的人們。

站在燦爛的自由之旗幟下。

在一八五六年，他在師範學院畢業的前一年，杜勃羅留波夫碰見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同時代人裏的論文早令他產生一種深邃的印象。從那時候起，他變成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底追隨者和同志，變成爲同時代人，這一八五〇年起革命民主運動底機關雜誌底一個最努力的投稿人。一八五六年八月，同時代人發表了杜勃羅留波夫第一篇文章，和喜愛俄羅斯文學的人們的談話，它立刻吸引了當時文學界底注意。

一八五七年學院畢業之後，杜勃羅留波夫參加了同時代人文藝批評部分，和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在一起，成爲這雜誌領導的一角。此後四年，同時代人每一期出版，很少不包含杜勃羅留波夫底論文和批評的。它們吸引了俄羅斯社會教育分子的階層，對進步的俄羅斯反貴族的知識分子發生了巨大影響。杜勃羅留波夫許多文學

批評文章——特別是什麼是奧勃洛摩夫氣質？，黑暗王國，黑暗王國裏的一線光明，白日何時來臨？，從莫斯科到萊比錫，俄羅斯人民性格描寫的某些特質，人底有機的發展與和心靈底活力之關連，如日里伯茨夫先生所調製的俄國文化——都是對俄羅斯和世界文化寶藏有價值的貢獻。

一八五九年裏，同時代人開始發行一種名叫口笛（Svistov）的兄弟的諷刺雜誌，它歸杜勃羅留波夫負責，這雜誌在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向地主和向沙皇制度變諂媚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底觀念論者們作戰的鬥爭裏，佔了很重要位置。

在同時代人裏。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同樣堅決，對那些恐懼潮臨的農民革命和企圖與沙皇制度和解的自由分子底組合，進行絕裂。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阻止了屠格涅夫和他底有自由傾向的朋友們（像凱維林，陀魯什寧和坡替金）——他們爲了正在澎湃的俄羅斯革命運動而害怕——想把同時代人變成中庸的自由主義機關報的計劃。到一八五〇年底，這雜誌終於堅定地成爲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底

戰鬥的機關報了。

用同時代人作爲他底喉舌，向全俄羅斯宣揚，直到他生命終結，杜勃羅留波夫向農奴制度，自由主義作戰，宣傳着革命民主主義和理想的社會主義底思想，在俄羅斯大衆裏散播了哲學的唯物論和『革命底代數學』，意即是辯證法底思想，在思想上他鼓舞了反專制的民主知識分子，爲人民民主革命作了準備，人民民主革命，在杜勃羅留波夫的意見，以爲最先是由農民，隨後由人民大衆來實現的。

過度的辛勞，檢查官底迫害，以及物質的缺乏，漸次毀壞了杜勃羅留波夫底健康，一八六〇年他嚴重地病倒。他到國外去醫治，在國外逗留差不多一年，並沒能由此獲得轉機。一八六一年尼古拉·亞立山大羅維支·杜勃羅留波夫以二十五歲之年齡而夭折。

可以這樣絕對地斷言，在馬克思以前的時代沒有一個俄羅斯或是西歐思想家，在這樣輕的年紀，能夠產生如杜勃羅留波夫筆下的那些第一流著作。他們沒有一個人能

夠在這樣短的時間裏，表達出像杜勃羅留波夫在他四年的文字活動中所表達出的一個深邃的，完整的，多面的世界觀來。

像伯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一樣，在帝俄當時的情況下，杜勃羅留波夫不能像西歐思想家所能做的，用直接公開的方式來表達出他底哲家思想和政治信仰。杜勃羅留波夫選擇了美學和文藝批評底範疇，如他選擇了倫理學和教育學底範疇一樣，並非偶然。透過這些方面，他能夠在檢查官底壓榨下，傳播他哲學底，社會政治底觀點，革命民主的社會改革底理想。

杜勃羅留波夫哲學和文學批評的天才之所以能燦爛開花，得感謝在他之前的俄羅斯古典的唯物哲學的發展。

杜勃羅留波夫，由於由伯林斯基和赫爾岑所掩護，在行歷這多難的哲學和政治探險的道路上，省去了一些必然有的困厄。在展開他哲學和政治的主義的時候，他一開始即以他在青年時作為伯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信徒和追隨者，已經通

達的唯物論者和民主的確信作爲他底起點。

杜勃羅留波夫在哲學和文藝批評底氛圍裏，密切地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合作，表達了他底活力。由於他本質的謙遜，他經常承認，在智力的合作中，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領導者；而車爾尼雪夫斯基接着却着重了杜勃羅留波夫非凡的天才和他作品對俄羅斯人民極端的重要性。在杜勃羅留波夫死後不久，車爾尼雪夫斯基寫道：「已經有兩個半月了，很少有一天我不哭泣……我也是一個有用場的人，但我死還比他死要好一些。俄羅斯人民因他死而失去了一員戰士。」「哦，他多愛你們呀，人民！他底活還沒貫徹了你們，但當你們變成他所要你們變成的那樣子的時候，你們將會對這位年輕的天才多知道一些的，這位你們底最優良的兒子，是爲你們工作的。」

杜勃羅留波夫底著作是爲教育十九世紀後五十年代底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而服務的。

杜勃羅留波夫——這位傑出思想家，這位對專制和農奴制度熱情的控訴者的戰